



20 17年4月，好像是我經過了一次人生考試。17日晚上從中國回到美國，用兩天的時間做完報紙，4月20日到Sandusky印刷廠拿了報紙就去了哥倫布，那天見到曹德旺，我們約好9月在福州見面。4月26日，女兒去英國定居，尊重她的選擇，祝福她有更好的未來。

4月29日，兒子大學畢業，四年一個轉身，人生又一個階段新的啓航。而我就像坐在列車上，準備下車。接下來我將去哪一輛列車？

幾年前，我在中國店買了一盆牡丹花，我還以為它死了，在微信群里，看到群主湯年發家的牡丹花，我看我種的牡丹，竟然發現它還活着，奇怪的是旁邊還有新的樹葉，不是一樣的樹葉，我詢問了克利夫蘭才子張小倫，他給我上了一課：牡丹花是兩種花合在一起的，現在已經開花的是牡丹花，葉子不一樣的是芍藥花。我告訴他，去年好像我的牡丹花沒有開，出現新葉子，我以為是野草會把牡丹花弄死了，我就把這些新的葉子拔掉了，我實在是沒有花草知識。張小倫先生還告訴我，中國的牡丹是木本，芍藥是草本，看照片上我家芍藥花再過10天也會開了，他還說了當時買花的時候一定是牡丹和芍藥的種子合在一起，我告訴他我以為是飛過來的花種，我家就有飛過來的Maple葉子，他開玩笑地告訴我，只有仙女才能飛。

因為無知，去年我把不認識的芍藥花葉子拔掉了，今天學到了並且知道牡丹花和芍藥花還有一個典故：從前，天庭的王母娘娘身邊有兩位年輕的神，男的叫芍藥，女的叫牡丹。他們朝夕相處，彼此愛慕。王母娘娘覺察出二神之事後，以違背天規為由，怒命天兵將把二花神押入天牢。牡丹和芍藥聞訊，毅然拋棄神籍，雙雙降落在人間。可是，捉拿她們的天兵天將緊追不捨，任她們走到天涯海角，也無處安身。

這一日，牡丹和芍藥逃到堯帝故國柏鄉上空，見北郝村西的彌陀寺，祥雲繚繞，瑞氣靄靂，便飄然而降，隱入院內的沃土之中，化做兩株花木，隨風搖曳。

兩位花神自天而降之時，彌陀寺僧正在庭院灑掃，乍見如此奇事，驚訝不已。天將見牡丹、芍藥二花神人成花，當即跟至。正要施展法術懲治，恰遇寺僧和衆多鄉親蜂擁進寺觀看，因神律不許擅自傷人，天將只好悻悻而歸，返回天庭。從此二花神朝夕相伴，相依相偎，人們敬而護之。後來，漢光武帝劉秀避難在此題詩，人才知道這奇麗驚世的神花叫牡丹、芍藥。因為我的無知，去年把芍藥花的葉子當野草拔掉，讓兩顆相愛的花沒有相逢在一起，一個人學習有多么重要。

這次回上海，感謝登覺法師介紹，我認識來自北京人民大學的教授楊女士，如同楊女士所說的：登覺法師真有智慧，讓我們兩個性情相同的人相識了。我們有說不完的共同語言。

4月10日在我的同濟大酒店，楊志教授第一次與我見面就像老朋友一樣，我們聊了兩個多小時，這位65歲的經濟學家充滿着激情和真誠，她研究的主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健康。她滿滿的正能量，一個愛字可以形容她，是一位有思想有覺悟的教授，她說：我是一個老的共產黨員，有責任來改變我們不足的地方。我去過很多國家，在日本把廁所地面弄得不乾淨的是誰就是中國人，如果要讓別人尊重我們，我們只能用行動來改變自己。

楊志，1952年11月生，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真誠 我倆相識

易的.....現在他的女婿在瑞士諾貝爾獎實驗室工作。

楊教授還告訴了我，在女兒最困難的時候，教堂的牧師夫婦，兄弟姐妹給予女兒幫助，她現在已經信上帝了。楊教授說了一句打動我心坎的話：因為女兒在最困難的時候佛陀沒有幫助她，共產黨沒有幫助她，是上帝教堂幫助了她。

我無數次重溫楊志教授的話：現在的人不只是跟他講幾句教育的話贊幾句口號就能感動他們，只有用行動。我們中國人口這麼多，中國的領導不好當，今天人民的生活改變許多，中國人一定是有希望的。

楊教授告訴我，她插隊的那個年代，耽誤了上大學，不過她很幸運，當國家恢復了高考，她就考上了大學，她把這段插隊落戶的經歷說是她人生最好的鍛煉機會，她講了兩件事情：朋



感受中東社團

4月22日晚上，克利夫蘭美國中東國家社團(CAMEO)在St. Elias Church 教堂，隆重舉行第47屆領導人宣誓大會，當晚我的朋友也是辦報人 Pierre Bejjani 當選為本屆主席。

Pierre Bejjani先生，是90年代從黎巴嫩來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程，碩士畢業以後，想回家繼承父業繼續開廠，沒有想到國家戰亂變化，工廠沒了，好在他還有點錢做了一點生意，最後生意倒閉了。10年前，他辦了一份像伊利華報一樣的社區報紙，他為中東社團做了很多貢獻，由於他我認識了很多中東社團人員。

克利夫蘭美國中東社團，這個組織已經成立47年，是為民衆爭取政治權力的組織，是中東在美國第二大的組織，今年他被選上了主席，來自美國各地的領導人上台祝賀並表示，需要更多的年輕人參與與支持。今天我看到許多政界的和法官人物，這個組織有近15萬人。

其實美國是一個由移民所構成的國家，當其立國之初，新大陸除了土著美國人，其餘皆為客族。美國立國的先天條件，是由不同的種族所組成的，各國移民帶來各自的文化，而逐漸形成文化化的多元性。



What We Do

C.A.M.E.O. is designed to articulate the political interest of more than 100,000 Northeastern Ohio residents of Middle Eastern Heritage, Arab Americans. C.A.M.E.O. has one central purpose, to appraise candidates running for Public Office, that will offer political support to those who are best prepared to respond to our concerns.

C.A.M.E.O. accepts the diversity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ies and beliefs of its membership. C.A.M.E.O. membership means a commitment to local political action that will enhance the voting strength and amplify the profile of the Arab American community in Northeastern Ohio.



19 89年，上海振興中華辦公室組織活動，當年曾慶紅是上海市副市長，兼振興中華讀書辦公室主任，上海總工會主席江榮，上海振興中華讀書辦公室副主任陳振民等領導同志

2017年4月8日，我的領導陳振民夫婦在西華酒店請老江和我吃飯，兩位領導在2小時里面，從中國1949年解放談到1979年改革開放，並展望未來。陳老師感慨地說：中國一定會很好，只是時間長短問題，我們都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老江表示：文明道德需要幾代人的付出。我回憶：九六年老江叫我在上海浦東購買房子，20多年後的今天，浦東是一個嶄新的浦東，而在這25年，我在美國心靈改造，明白許多做人的價值。老江回憶曾經被關除黨籍，2年在監獄度過，他說在監獄里只有一張床和一個床頭櫃，6平方的空間里，只有天天鍛煉，現在88歲的他，健寫毛筆書法，過簡單平靜的生活。

我們在一起是朋友更像家人，陳太太說：浦瑛離開中國的時候就是一個小姑娘，我們都要變老，我們是幸運者，因為我們熱愛生活，熱愛我們的家鄉。我記得一個偉人說過一句話：一個國家不是因為他擁有多少財富，它有多少豪華大樓與大街，一個國家的繁榮富有是看他人民的文明與教育程度。



同學友情

時 不管人了，一晃30年，從小姑娘變成小老人，但親情友情還在，這次回中國，與我大專老同學聚會，這次來的人最多，我還記得我們這所大專學校是為了已經是領導崗位但沒有文憑的人員創辦的，至少我們班有這情況，我們是第一屆群衆文化管理專業，當時我們班上有厥長等幹部，不過我不屬於幹部，我還是屬於有熱情的文藝青年，參加演講比賽等等，我總是讓自己忙忙碌碌。

老同學的聚會給我們留下許多好的回憶，白髮蒼蒼的張裕民同學想起，30多年前我們倆曾經想在黃浦江畔開一條具有民族風味的食街，因為當時我們在總工會幹部學校讀書，總工會主席江榮又是我的領導，我一人借在上海振興中華文明辦公室工作，我還記得當時這個辦公室工作的人員做完一個活動就得回原單位，但我的領導總是沒有讓我走，記得這個辦公室是很有權威的，這個辦公室發起的全國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在全國開展，我還記得與張海迪一起同台演講，記得我最後參加的一個活動就是“黨在我心中”。



時間太快，但每一個回憶都讓我們記得我們曾經的擁有，我的孔麗珍曾經是建設東方明珠一個球的負責人，我們還記得，她帶我

同窗隔別三十載，今日相遇分外親。不論南與海外，難能可貴最情真。

